2002年5月 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May,2002
第34卷 第3期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34 No.32

关于契丹小字"大契丹国"的释读问题

清格尔泰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 要: 关于契丹小字"大契丹国"的释读,一直有不同意见。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热烈讨论,形成了互不相同的三种意见。在20世纪90年代,陆续发现了关于这个词组的几种不同的写法。对比研究这些不同的写法,为检验不同释读法的正确与否提供了条件。

关键词: 契丹小字;释读;大契丹国

分类号: H2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18(2002)03-0009-06

在契丹小字的哀册或墓志铭中常出现 表 示"大契丹国"的词组。20世纪30年代以来,根据同类的汉字碑文及词组所处位置等,对这个词组的意义大致有了一些了解。此后,研究人员对这个词组从各方面进行研究,对其中的各个词进行了释读,但是释读意见却很不一致。这些不一致不但影响到弄清整个词组的准确意义,而且也影响到在其他资料中释读其他文字。

笔者想把不同的意见,按讨论过程摆出来,根据新资料的积累情况,考察这些不同意见,指出这些不同意见的得失及成立与否,并提出我对这个词组的释读意见,以供进一步讨论。

一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和不同意见的辩论,从20世纪80年代展开。首先即实先生在《民族语文》1982年第3期上发表题为《契丹小字字源举隅》的文章(以下简称《即民82》),文中说:《道宗哀册》册盖有又  北 刘  之语。此语曾被断为"大辽国天佑"(《辽陵石刻集录》卷四),但辽字音读无法坐实。此数语绝无"辽"之读音,故应以契丹国解之。第二词之上两原字,依《研究》[①]之拟音读〔tuan〕,下一原字我读为〔in〕,合之读〔duanin〕。《郎君行记》之"仲冬"写作  。仲者中也,蒙古语谓"中"曰〔dumda〕,女真语谓"中"曰〔dulla〕。故可知契丹之"丹"乃 的音译。若然,则契丹之"契"必是又之音译。"契"之古音为〔k'ei〕。据此,可以拟定又之读音为〔k'ei〕。推定又字读音之后。回过头来与蒙古语之"大"〔jexe〕相较,则发现〔x〕与〔k'〕对应相通。而〔jexe〕之〔j〕居于词首,〔k'ei〕之〔i〕处于词尾者,当是元音移位所致。故可知蒙古语、契丹语之"大",实是

收稿日期: 2002-03-31

作者简介: 清格尔泰(1924-),男,蒙古族,内蒙古赤峰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教授。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一词。  合读之则为〔k'ei-duan-in〕,除去末尾之领属格助词〔in〕,则其音不仅与汉语之契丹相合,而且与蒙古语之〔xidan〕或〔kitan〕以及与俄语之〔k'itae〕相近。契丹二字之含义,又义为大,  义为中,合之则是"大中"。

《即民82》又说罗福成认为  字义为"国",其第一原字,《研究》已读为〔xu〕。其第二原字,若是"礼"字省变,必与〔l〕音相关。蒙古语谓"国"曰〔ulus〕。用以例之,当读〔xulus〕,所以  之读音应拟为〔lus〕。

刘凤翥先生于1983年在《考古学报》第二期上发表题为《契丹小字解读再探》的文章(以下简称《刘考83》)提出,1976年秋,在契丹文研究小组的工作会议上,清格尔泰同志曾多次提出"仲"就是"中",《郎君行记》   (仲冬)中的  有"中"的意义,应与蒙古语的dumda有关系。但由于当时对  的拟音为〔u〕,问题没有解决。……把  与达斡尔语进行比较更为妥当一些。"当中"的达斡尔语发音为duanda,du与  对应,an与  对应,da与  对应。可以把以前误拟为u的的音值订正为da。

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开头的二字为  ,我(刘)把它们与女真字对比后,把它们释为《契丹》。发音为"契"的契丹大字与契丹小字  中的第一个原字的字形完全相同。如其音质为ki,则的音值为kidai,则恰与突厥文《日敦欲谷碑》和《阙特勤碑》中〔kïtany〕的发音相同,说明汉文在音译时,脱落了一个i音节。既然契丹小字中"契丹"一词作,而不作,这就根本上否定了罗福成把契丹小字《道宗哀册》中的那几个字释为"大辽国天佑"的意见。

《刘考83》又提出,被罗福成误释为"国"的字应为"契丹"的定语,此字由和两个原字组成,为"虎"的音译,音hu,发音与"哈"相近。字被借入女真文字中,在女真文中音"林",追流溯源,它在契丹小字中发音也应为"林"或近于"林",从而可以推测这个原字来源于汉字"利"。应发音为"哈剌",为"黑"之意。它恰可以作"契丹"的定语。"哈喇契丹"一般指西辽,也可以用来称辽①于义为《契丹》的契丹小字在《萧仲恭墓志》第六行也有,  (国王契丹大安六庚午年五月三日生)。《宣懿哀册》第11行的是否也是"契丹"则尚待进一步研究。

1984年刘凤翥先生在《民族研究》第5期上发表题为《契丹小字道宗哀册篆盖的解读》一文(简称《刘民研84》)进一步阐述了上述意见。作为释"契丹"的例子,除了上述例句外,还举出,《萧仲恭墓志》第六行的  为"契丹国字",同墓志第十行在译文为"天辅六年正月十六日"之下有 二字,义为"契丹亡"。并提到:《郎君行记》中"大金"作  ,《道宗哀册》中"大孝"作  ,从而得知等于,它们都是"大"字之意,通过的拼音得出的读音大致为mai。至此,可把道宗哀册篆盖契丹小字释为"大中央哈喇契丹仁圣大孝文皇帝哀册文"。

即实先生于1986年在《民族研究》第一期上发表题为《不等于—与刘凤翥同志商榷》一文(简称《即民研86》)对刘文提出了反驳。文章说:论争的焦点是应该怎样解释《道宗哀册》册盖起首四语,即是 。以下记其摘要:

关于:与,不能无条件地置换,故可判知它们并不同义,更不同音。国号大金,用而不用,年号大康、大安、均用而不用。左金卫、左丞相的左,写作,"左"的古今音都是〔tso〕,这说明"及"只能读〔o〕,绝不可读ai。

关于:刘文说读〔in〕毫无根据。实际上读〔in〕是有一点根据的。《仁懿哀册》第16行有一词,《研究》已解为"于陵"。《研究》读为〔li〕,读为〔kə〕,我读为〔in〕,三字相拼为〔link〕,这与蒙古文及汉语拼音方案之ling拼法相同。此处若不读为〔in〕,势难说通。《道册》册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盖孝作  第15行则作 ，二者均读若“赤实得本”。《研究》读伏为〔nə〕，故 读若本。 若不读〔in〕， 怎么可以读本呢？

关于 ：刘文认为契丹语之国写作 ，借词之国写作 ， 不与 、 同音，所以不能是国。这种推论，实无根据。同义则必同音的主张实在不可思议。刘文认为释 为国没有任何根据。实际情况却非如此。 字可音写汉语之虎。 字，其源是仁，是则，可读为〔run〕，其源若是礼，则可读为〔lus〕。依此试读， 可读为〔xurun〕或〔xulus〕，与女真语之〔kurun〕或蒙古语之〔ulus〕对应相合。

关于 ：刘文认为即实不能解释 一词。 一词共六见，即实依据此语在句中所处位置早已推测其义为“之”。只因尚无足够根据拟读 字之音，既未敢确解。《道册》册盖之文，依汉文行文习惯，将国下之“之”省略。

即文最后说，第一，从整体说，“大中央哈喇契丹”一称，绝非历史存在；第二，从局部说， 不是“哈喇”， 更不是“契丹”；第三，刘文所举“天辅六年正月十六日”下的   不能释为“契丹亡”。 是名词，不是动词，不可解为亡。

即实先生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的《皇黄无同义》一文（《即内师86》）中继续讨论“哈喇契丹”等问题。即文说， 不是“哈喇”。第一，论读音，凿枘不合。 读〔xu〕，前已述及。 读哈喇并无验证词例，确无字音根基可言；第二，契丹语谓黑曰哈喇，不见于任何文献。根据一些文献，契丹语谓黑曰姚。契丹小字中壬癸（黑）的写法为 〔jou〕；第三，论情理，契丹不能借用哈喇。哈喇是蒙古语。契丹既然特有语词称黑，怎能在哀册中借用哈喇冠于国名之上呢！第四，论史事更无任何根据。“哈喇契丹”一称始见于《蒙古秘史》。当时是对西辽之称。称哈喇契丹，可能一由于契丹人尚黑，多用黑色衣物之故，二是由于鄙视之故。因此，契丹人自称哈喇契丹之事，更是子虚乌有，更无证据可言。由此四端，可以判定 断非“哈喇”。

关于 不是契丹。第一，认为 当读 kidai，与契丹周国各族之记音不同，更与契丹自称不同。《辽史·太祖纪赞》云：“奇首生都庵山，徙潢河之滨”。奇首，传为契丹始祖。其籍在都庵山。都庵，当是契丹一名之本。而都庵之音恰与 相合。都庵后被写成丹，又冠以大而成契丹；第二，从例证说，无可一通。文献与石刻只有“大契丹”之称，绝不见“伟大的中央的哈喇契丹”；第三，从语法说，滞塞难通。如果它是名词，当于需要之处缀格助词。然六例 均无；第四，从字音说，处处难通（前出）。依此四点，也可判定 绝非契丹。

王弘力先生于1987年在《民族语文》第5期上发表题为《契丹小字中的契丹》一文（简称《王民87》）说， 一词《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释为“契丹”，我（王）认为读如 xit-en-i，义为“契丹的”。词根 xit 与蒙古语 id〔it〕“力量”对应。词首音〔x-〕，早期蒙古语也曾有过，现在达斡尔语仍有残留。〔xit〕带〔n〕尾的形式为 xiten 即契丹，见《宣懿皇后哀册》第十一行。〔xiten〕相当于蒙古语 ideten〔itet'en〕，义为“有力量者、好汉、豪杰”。北方游牧民族自然含义多与力量、勇敢有关，如“突厥、库真奚”皆源于“力量”，“契丹”亦当如是。《佚名契丹大字铭石》首行有 国（大契丹国）三字， 即“契丹”xiten，小字和大字皆用 ，不过小字须加字母 en 拼读。

《王民87》还说， 和 不是附加成分。附加或分要与词干连书，但是它们都不连书。如：   可译为“大契丹二院”。   当为“契丹之斡里朵确实灭亡了”。“契丹”一词保留在建辽前（732年）立石的突厥文《阙特勤碑》及《暾欲谷碑》中，都是一个独立词（Qïtay），并非由“大、中”合成的词。k'ei 音由 jeke 经元音移位变成的说法，也不符合从中古以来蒙古语族诸语言发展的实际。笔者（王）以为契丹语 xit 本义为“力量”，与蒙古语〔id〕对应（前述）。契丹小字 即 xit， 即 xit-en。而 乃是两个修饰语，并不能组合成 xiten “契丹”。既然确定 是“契丹”，那就排除了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是“国”的可能。当然，解 北刘 为 xara“黑”与原字读音不合。现在来分析 北刘，上一个字母读 xu，汉语借词“虎”用 北。下一个字母是辅音 s。北刘 音 xus，它在“契丹”之前与“大”、“中”并列作修饰语，可以判断就是《辽史》中的“虎思”，又作“虎斯”。《国语解》：“有力称”。与蒙古语〔xuʧ‘〕〔xuʧ‘un〕对应。“有力”也可译为“强盛”。吳 爻 北刘 关 是三个修饰语与一个专有名词构成的词组：伟大、中央、强盛之契丹(的)。

二

关于又 爻 北刘 关 的释读法，如上所概述，经过五六年的讨论基本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形势：

即文认为：又 爻 读〔k‘ei-duanˌin〕除去末尾格助词〔in〕则成为〔k‘ei-duanˌ〕(契丹)，其义为“大中”。 北刘 读〔xulus〕义为“国家”。 关 为助词“之”

刘文认为：又 爻 读〔mai duanda〕，其义为“大中央”。北刘 读“哈喇”，其义为“黑”。 关 读 kidai，其义为“契丹”。

王文认为：又 爻 为“大”、“中”并列修饰语。 北刘 (上下结构)音 xus，其义为“有力”或“强盛”。 关 读 xit-en-i，义为“契丹的”。整个词组为：伟大、中央、强盛之契丹(的)。

在 20 世纪 90 年代，陆续发现了一些新的资料。在新的资料中，“大契丹国”的契丹小字写法，与《道宗哀册》上的写法有些不一样。这些不一样，为进一步研究有关契丹文字的释读法，检验此前提出的几种试读法的得失，提供了一些条件。我们先把几种不同写法对比如下：

《道宗哀册》：又 爻 北刘 关

《耶律迪烈墓志铭》：又 分 北刘 吳关 朳 (另有一种碑名写法同样)

《耶律奴墓志铭》：又 北刘 吳关 朳

《耶律智先墓志铭》：又 分 北刘 吳关 朳 (另有一种写法同样的碑铭)

《耶律宗教墓志铭》：又 分 吳关 北刘 朳 (原件后两字不太清楚)

对比前后资料，试比较这几种释读法的得失：

(1) 从后来发现的资料看，又字依旧都有，但 爻 这个字，大都变为 分，有的材料上根本不出现。这说明，又和 爻 不是结合在一起表示“契丹”的。因而又 爻 释读为“契丹”的意见，已被否定。至于 分 是否等于 爻，也很难说。根据迄今的研究成果看， 爻 可读为〔ta-uan-ən〕→〔tuanən〕，表示“中”或“中央的”。 分 可读为〔t-iau-t‘〕→〔tiaut‘〕或〔t‘-iau-t‘〕→〔t‘iaut‘〕~〔ʧ‘iaut‘〕，其义不明。蒙古语中近似的词有〔tʊ:t‘〕(有声响的)或〔tʃ‘u:t‘〕(盛名的，有名气的)。后者从音变规律看，〔t‘i〕变〔tʃ‘〕说得通，如古代蒙古语的 ti、di 在现代蒙古语里演变为 ʧ‘i、ʤi。就以契丹语来说，也有“分伏”与“纠邻”互通的例子。从词义方面看，似乎也说得通，所以其词义有可能是表示“盛名的”。当然这也是一个假设。

(2) 如果又 爻 不是“契丹”，那么，表示“契丹”的非 吳关、关 莫属了。加上后来发现的资料中多数是 吳关 朳 二词连写。后一词表示“国”，前一词表示“契丹”，合起来正好表示“契丹国”。吳关、关 是实词，不会是虚词等也就用不着多说了。

现在尚未完全解决的是它的读法。刘文说 关 读 kidai，吳读 ki。那么，吳关读 kii 或 ki’i，这离“契丹”的读音太远了。而且看来 吳关的出现次数也不小。王文的读法，关 为 xit-en-i，吳关应读 xiti，虽接近“契丹”，但还有一些距离。笔者根据其在古代突厥文碑上的写法(kïtany，qïtay)和现代蒙古语中的说法(хятад，xitad)想给 吳拟一个〔qït〕的音，〔ï〕表示较后的阳性 ï。由于它的这种性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质,后边接 i 的时候可出现一个阳性过渡音,类似很短的 ă。 只关 可读如〔q ï̠tăi〕,只叐可读如[q ï̠tăn],只叐关可读如[q ï̠tăni]。蒙古语中的阳性〔ɪ〕,实际也应写作〔ɪ̠〕,为了简便起见一般只写作〔ɪ〕。所以为了简便,q ï̠t 也可写作〔qït〕,互相承认这和汉语借词中的表示舌尖元音的 ï〔ʅ〕不一样也就可以了。如果上述这些意见可以成立,那么,由刘文、王文提出的"契丹"一词,经过一些读音调整,可以落实了。

(3) 剩下的问题是关于北刈的释读。对北刈的释读法,如前所述,有三种:1)〔xulus〕(国),2)哈喇(黑),3)xus(强盛)。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它们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对 1)释读为〔xulus〕(国)的不利条件是:后来发现的资料中,都有已判明的 几女村(国)这个字。在这样一个短短的几个字的标题里,一般说,不会有两个"国"字的。以《耶律奴墓志铭》为例,把 又 北刈 只关 几女村 释为"伟大的国家之国家的"而不提"契丹"是说不通的。以《耶律宗教墓志铭》为例,把又 今兮分 只关 北刈 几女村(有字迹不清之处)的后半段释为"…之国国家的"也说不通。从读音方面说,读〔xulus〕也有问题。中期蒙古语比起近现代蒙古语,词首往往多一个清擦音 h。如:ulaːn — hulaʼan(红色),odun — hodun(星),üker — hüker(牛)等。但"百姓、部落、国家"意义的 ulus,中期蒙古语和近现代蒙古语的读音却是一样的。所以,所拟〔xulus〕不能说是合乎蒙古语的。根据这些不利条件,可以基本排除把北刈释读为〔xulus〕(国)的可能性。

对 2)释读为哈喇(黑)的不利条件是:根据迄今契丹小字的研究看,契丹语中的"黑",叫作 由叐〔jəu〕,可以基本肯定。qara～xara 的说法是蒙古语式、突厥语式的。"哈喇契丹"是蒙古人指西辽,有时扩及到契丹族的说法。提出"黑契丹不是专指西辽"的论点的陈述先生的比较完整的说法是:"黑契丹的称号,在一些史书中,虽专指大石西辽,但这个称号似乎不限于大石一支,而是包括一切契丹本系的契丹人, 最低蒙古人是这样的称法。"[1](264-274)这样看来,契丹人在自已的墓志中是否每次都要把自已称之为"哈喇契丹",是值得怀疑的。再从北的读音来说,在释读契丹小字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遇到了北读〔xu〕的例子,却没有遇到读〔xa〕的例子(当然正在讨论的"哈喇"不算)。如:屮凡 北 火 叐氘 仐仠 几亦(龙虎卫上将军),北穴 丹穴女(户部之),北穴 几亦(护军),北叐 丹叐(户部)等。以《耶律宗教墓志铭》为例,把又 今兮分 只关 北刈 几女村 释为"伟大的中央的契丹哈喇国的"也说不通。这些不利条件,使人趋向于基本否定把北刈释读为哈喇(黑)的可能性。

对 3)释读为 xus(强盛)来说,一个有利条件是 北读 xu,合乎迄今已判明的读音。比照蒙古语的〔xutʃ〕〔xutʃun〕(力量)的话,有两个小问题。一个是 s — tʃʻ有些差别,一个是蒙古语的〔xutʃʻ〕、〔xutʃʻun〕本身是名词,一般不直接修饰"契丹国"之类的词。如果使它变为修饰"国"的修饰语,需要加一个附加成分。如:〔xutʃʻitʻ〕(有力的)或〔xutʃʻirxək〕(强大的)。比起蒙古语,满语的 husun,在读音上更接近"虎斯"或"虎思"。但是满语的 husun 也如同〔xutʃʻun〕一样,是个名词。不过这些都是小问题。

从契丹语中的"虎思斡鲁朵"的写法来看,它本身能充当修饰语。所以,可以认为,它与蒙古语的〔xutʃʻ〕满语的 husun 有一定渊源关系,但具有契丹语特点的一个词。 北刈 可能是这个"虎思"。它的读音为〔xus〕。因而,刈的读音可拟为〔s〕或〔us〕。这里边包含的假设成分,还需要今后在实践中检验。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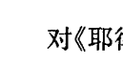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上述评论中提出的释读法,是否对几种不同的写法都能说得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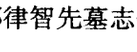
对《道宗哀册》的又 穴女叐 北刈 只叐关 来说,可释为"伟大、中央、强大契丹的"。可读为〔(jix) tuanən xus qïtăni〕。对又字至今还提不出有根据的拟音意见,暂以蒙语式的读音添空白。因而这不是正式的拟读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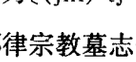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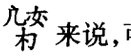
对《耶律迪烈墓志铭》的又 今兮分 北刈 只关 几女村 来说,可释为"伟大、盛名的、强大契丹国的"。可读为〔(jix) tʃʻuːtʻ xus qïtăi kuanən〕。

对《耶律奴墓志铭》的 又 北刈 只关 几女村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对《耶律奴墓志铭》的 又  来说，可释为“伟大、强大的契丹国的”可读为〔(jix) xus qïtǎi kuanən〕。

对《耶律智先墓志铭》的又  来说，可释为“伟大、盛名的、强大的契丹国的”。可读为〔(jix) tʃ‘u:t‘ xus qitǎi kuanaən〕。

对《耶律宗教墓志铭》的又  来说，可释为“伟大、盛名的契丹强国”。可读为〔(jix) tʃ‘u:t‘ qitǎi xus kuanən〕。最后一例有些特别，但这一例  以下字迹不清。

以上的释读虽不能说都是很规范的说法，似乎原文本身的缘故，但还算得上是说得通的。否则可能出现“伟大的国家之国家的”或者“伟大的中央的契丹哈喇国的”等说不通的释读法。

注释：

① 指清格尔泰等人编写的专著《契丹小字研究》，1985年，社会科学出版社 152—153 页中所拟契丹小字原字的读音。

参考文献：

[1]陈述. 哈喇契丹说[J]. 历史研究. 1956,(2).

【责任编缉　彩娜】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Great Chitan State” in Small Chitan Scropt

Chinggeltei

(*Academy of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Khitan small script "Great Khitan Country". Three main different opinions have been formed in the heated discussions since 1980s. During 1990s several different kinds of writings of the phrase were found one after anothr. To study their different writings provides a way to check whether the interpretations are correct.

Key words: Khitan small script; interpretation; Great Khitan Country

内蒙古教育厅项目《内蒙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通过鉴定

由我校经济管理学院包广才教授主持的内蒙古教育厅资助的重大研究项目《内蒙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经过3年的研究，完成研究报告一份，公开发表论文12篇。在所提交的研究报告中，全面地、系统地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在对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中，将人口与人力资本相关联，从提升人力资本和开发人力资源角度分析人口因素；将人口中的贫困人口分为城镇贫困和农牧民贫困，指出城镇贫困是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农牧民贫困就是生态贫困；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中提出了引入市场机制解决环保问题等等，具有不少前瞻性和创建性的见解。报告内容广泛、资料翔实、体系完整、逻辑结构比较合理。该项研究成果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全方位、跨学科的角度研究内蒙古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尚不多见，达到了目前自治区的领先水平。

（赵海东）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